

贺晓彤：温暖到心头

□ 邓湘子

“我看到一个孩子每天要带弟弟，还要扯猪草、担水，由此想到自己的童年，触发了灵感，写了第一个儿童小说《新伙伴》。”在前不久由中宣部和中国作协召开的全国儿童文学创作出版会议上，贺晓彤在座谈发言时，这样讲述生活体验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性。

阅读贺晓彤的儿童小说，文字里绵绵不断地传递着让人温暖到心头的情感力量。她写作《新伙伴》的时候，才从北京钢铁学院毕业不久，在衡阳自行车厂设计车间。她从小在农村长大，经历了经济最困难的年代，家里有四个哥哥，自己也像男孩一样好奇好动，能够吃苦耐劳。童年的生命体验被奇妙地唤醒了，贺晓彤接连创作出一系列儿童小说。在不到两年时间里，她有五篇作品登上《儿童文学》杂志的头条，连续获得1981、1982年《儿童文学》年度优秀作品奖。

这位大学热处理专业毕业的年轻女工程师，由于文学创作成绩受到关注，被调到团省委《年轻人》杂志做编辑，不久被推荐到北京大学作家班学习。她的作品还引起了儿童文学泰斗冰心先生的注意。1982年冰心先生在家里接待青年作家代表，

见到贺晓彤时，表扬她在《儿童文学》发表的小说，鼓励她继续为孩子们写出更多优秀作品。

贺晓彤迎来创作的丰收期。她的小说《永远的蓓蕾》被改编成电视剧，获得中国电视剧第十七届飞天奖。她的小说集《美丽的丑小鸭》和《爱的折磨》，分别获得第三届、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优秀文学作品奖，个人以突出的文学业绩获得庄重文文学奖。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改革浪潮汹涌，

贺晓彤响应号召深入生活，开了一家礼仪公司，带着一群选秀获奖的美女，上北京、下广州，赴海口，凡新公司开张、新楼盘剪彩之处，她率领的美女们就会闪亮登场。贺晓彤性格豪爽，爱憎分明，队伍管理极为严格。美女们不得单独外出，业务应酬必须四人同行；特殊情况只需要两个美女出场，贺老师必定亲自陪同，甘当“电灯泡”。这样的文化公司当然赚不了钱，贺晓彤却赚到了生活素材，写出长篇小说《美女如云》。岁月流逝，那些美女

各自事业有成，有的成了著名公众人物。她们一直视贺晓彤为人生中遭遇的好老师。

新世纪之初，贺晓彤参加“工人作家回工厂”采风活动，走访当年工作过六七年的冷水江钢铁厂。她过去的同事陈代富率领8000多员工再度创业，让这家国有企业从破产倒闭的边缘起死回生。贺晓彤被深深地地震撼了，决定以他们在改革大潮中从困境走向新生的历程为素材，创作一部部长篇小说。她扎进工人中间，挖掘铁水奔流、钢花飞溅的地方发生的感人故事，心中燃起激情之火。青光眼发作了，她吃着药，坚持写作。50万字的长篇小说《钢铁是这样炼成的》，温暖厚重，写出了贺晓彤的钢铁情怀。

贺晓彤担任省作协副主席兼省儿童文学创作委员会主任期间，为了促进湖南儿童文学作家队伍的成长，她满腔热情地跑书号、跑经费，组织出版了“虎娃”儿童文学丛书，12位作家整齐亮相。她不辞辛苦，继续奔走相关部门，“小虎娃”丛书顺利出版，推出了12位年轻的儿童文学作家的作品。她极力促成省作协设立张天翼儿童文学奖，这一动议在省委宣传部的支持下得以实施。

贺晓彤

1950年生，苗族，湖南邵东人。湖南省作家协会理事，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理事，文学创作一级。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美女如云》，作品集《爱，充满着这颗心》《贺晓彤儿童小说集》《爱的折磨》《刻骨铭心的日子》《人生，一支灿烂的歌》《相逢在梅峰》等。



制图/张杨

湖南作家写作家
投稿邮箱:539876330@qq.com

母亲的口头禅

□ 宋谋万

母亲一辈子住在山里，山是高低错落、重重叠叠的，山的外面是山，山的尽头还是山。山坡上是层层叠叠、拾级而上的梯田。在靠天吃饭的日子里，人们成天担心干旱，但只要遇上好的年成，一到秋天，满目金波荡漾，稻香醉人，丰收景象煞是喜人。

母亲在山里种了一辈子地，母亲的地位没有高过田坎。层层叠叠的梯田是母亲眼里最大的世面；稻浪翻滚的金秋是母亲心中最美的风景。

从我记事起，母亲嘴上总是挂着一句口头禅：“你哄泥巴，泥巴哄你嘴巴。”母亲认为吃饭是生存的根本，种地就是天大的事情，必须实实在在，丝毫不得含糊。在队里劳动，只要有人偷工减料要滑头，母亲的口头禅就会在耳边响起：“你哄泥巴，泥巴哄你嘴巴。”后来，母亲的口头禅就像名人名言一般被住队干部经常在群众大会上引用。那年月，大家虽然起早贪黑，但饥饿二字仍深刻在记忆中。

后来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家里分得四亩梯田。为了种好责任田，让家人吃饱饭，母亲更是倾尽心血。当开春的第一声炸雷还在天边滚动，母亲就披蓑戴笠走向田头，施肥、松土、清沟、引水……忙碌的身影始终伴着那句口头禅：“你哄泥巴，泥巴哄你嘴巴。”秋收结束后，谷粒一粒不剩地过秤归仓。母亲虽不识字，但账算得非常清楚：上交农业税折成钱要支出×××斤，村乡两级提留折成钱要支出×××斤，剩余粮食×××斤……

母亲虽然尽了最大努力，所收的粮食交完各种税费，全家还是糊不上口。后来又因种子、化肥和农药等物资持续涨价，村民们掰指一算，觉得种田太不划算，纷纷撂荒田地外出打工。只有母亲一如既往地念着口头禅在田里劳作。但缺衣少食的日子始终是她心头抹不去的隐忧。

我参加工作后在城里安了家，每年要从并不宽裕的工资收入中挤出部分接济家人。后来，党中央陆续出台了事关“三农”问题的方针政策，农业税，取消各种提留，又以工哺农实行农业补贴。乡里悄悄地发生了变化，母亲每次在电话那头嘱咐我不要再寄钱回家，家里有饭吃了……我虽然没再寄钱回家，但心里还是不踏实。

一次回家，聊起收成，母亲满怀欣慰地说：“我们真有福气啊！盘古开天，哪有这样的好世道！现在种田不但收税，国家还倒贴钱呢。去年不仅粮食丰收了，国家还给了300多元补助款。”母亲拉着我打开粮仓，看着堆成小山的稻谷笑得合不拢嘴，乡里的粮食比城里的好，最养人，以后你们就不要买粮食了，这么多粮食，保证够你们吃！母亲又指着山坡上层层叠叠的梯田绘声绘色地说：“那些田地撂荒多年后，又耕种了，现在的村里人，真是些精怪，哪有甜头往哪奔，打工去的又回来种地了！”

从那以后，我一家三口一直吃着乡里种的稻米。每次回老家，总是听见母亲另一句口头禅：“皇粮国税，天经地义，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世道啊！种田不收税，反而给补贴……”听着母亲不停地念叨，少不谏事的女儿说：“奶奶您真的老了，有些糊涂了。”母亲从容地说：“奶奶是老了，有些啰嗦，但一点不糊涂，天地良心，庄稼人心窝子最亮堂！”



责任编辑 杨丹 版式设计 张杨

诗新韵

长沙蓝 同题诗

谁把蓝墨水涂上了天空
让长沙人如此惶恐

——金中基

将一块白毛巾高举
天空就洗出了海一样的容颜

——杨跃清

不要蓝的过分，
在我回来的时候，我还认识你。

——碧云

蓝墨水的下游，当然蓝
必须蓝

——刺客

那样蓝着
蓝得让乡下的父母放心

——桐哥

亲爱的，把计划取消吧！
长沙也有海，在天上。

——银志苹

炊烟已经老去
天空的颜色还是那么年轻

——钟业荣

仰望长沙的天空
用那一抹蔚蓝，再还你青春模样

——唐常春

这一块水洗的布，多么干净
在我心里

——章旭红

是谁扬起长杆，赶着羊朵
在一片山河、草原上放牧的倒影

——晴兮

叙事

牵手大妈

□ 剧旁

对门住着一对老年夫妇，毫不惹眼，他们家出电梯门往左，我家往右。

水泥丛林中，对门不识字已是常态，但总会碰巧在一个时间出来倒个垃圾，难免会相互点个头，寒暄两句，仿佛互相确认彼此不是小偷。

奇的是，大爷无论上哪儿，始终牵着大妈的手！如今，这已经谈不上杜少卿携妻游园那般炫目，但对老人而言，也颇能引来路人侧目。每次撞见大爷这样腻歪地牵着大妈出来买菜、遛弯，妻子总不忘问：“我老了，你也能这样牵着我？”我笑笑不语，看得出妻子的艳羡。

今天刚进电梯，又遇到二老。大妈倏地挽住我的手臂，眉飞色舞地对我说：“军伢子啊，你有多久没来大妈家啦？贝贝出国以后，你就很少来玩了？大妈现在记忆不好了，做不了那么多好吃的，你就嫌弃大妈啦？不能这样啊，要常常带着你们那帮狐朋狗友来坐坐啊……”说着说着，大妈的手握得更紧了。

尴尬的我，刚想说您认错人了。只见大爷朝着我愧疚地一脸苦笑，指了指脑袋，摇了摇头，搓了个口型。我顿时明白了：“老年痴呆”……我对大妈说：“嗯，好的，我以后常来看您。”

大妈自顾自地说：“你说贝贝啊，她快回来了，结婚了，要我们到美国去，我们也不会说英语，就不费那钱了，今年过年应该会回来吧……”

大爷贴着大妈耳畔说：“我们到家了啊，军伢子明天再来我们家玩。”大爷边说边把大妈的手从我臂弯里抽出来，牵着她的手，出了电梯，他们还是往左，我还是往右。

湘江短笛

月醉诗歌千古情

□ 朱金贤

中国古代诗歌里，描写月的句子不在少数。诗人以月为骨，以诗为心，写意抒怀，或伤感，或缠绵，或沉思。一轮明月，千古诗心。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张九龄在皎洁月色中思念着天涯之外的亲友，遥寄祝福。“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少陵在乱世纷争中牵挂着离散多年的兄弟，越是明月之夜，越能深深体味有故乡不能归的凄凉。“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白居易饱受兄弟离散之痛，含泪看明月，天涯共相思。“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王仲初漂泊天涯，唯有亲人的音容温暖游子的思心。

“从此无心爱良夜，任他明月下西楼。”那一夜，李益茫然失措，佳期已休，佳人已去，从此，任心田荒芜。“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孤月照离人，花落人已远，漫长的离别，抹不去漫长的思念。“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张若虚哀叹生命的短暂，但他并没有绝望，生命永远长存，与月同辉。“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人世更迭不止，明月万古如一。韶华易逝，盛年不再，唯有把握瞬间，才能得到永恒。“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遥山皆有情。”智者与清风明月相伴，遨游于山水之间，抛弃俗世的羁绊，回归心灵的本真。



稻田公园白鹭飞

何炳文 摄

明月多关何处

□ 芊莲

不管是谁，在父母面前都是长大的小孩；无论走多远，在内心深处故乡总是那样美好淳朴、鲜活如初。

于是，你总是在早晨的一片清爽和憧憬中，一遍一遍地忆起草长的故乡。

近了，故乡！鸡刚叫过头遍，“吱呀”一声门开，晨曦的一片乳白中开始了一天的生机，渐趋清晰亮着一星火光的地方，一位老者弄出“吧哒吧哒”的声响，旁边忠实地立着一头老黄狗。老者凝神望一会儿门前的老树，静静地听着屋侧缓缓流淌的溪水声。

那是一条通往村外抵达希望的小路，那是一棵缀满思念和爱意的桃树，那是一口蓄满伤悲的水塘……

你的眼中，有一位妇女常爱定定地站在桃树旁，千万遍抚摸桃树枝丫，千万次念叨着她的儿女。那条通往村外的小路成了一条丝线，一头牵着思儿的母亲，一头系着念母的女儿。

你看见，那小小儿走了，从祖辈父辈深深的脚印里走过，从祖辈父辈岁月刻成的刀痕里走过，从祖母母亲蓄满悲伤的眼神中走过，从祖母母亲总说不完的故事中走过……

在异乡，小小儿常痴痴地眺望故乡那轮皓月。思念成风，明月之上，田野之中，大片大片的菜花黄，小小儿闻到了淡淡的菜花香，听见浅浅的流水声和染绿了的乡音。

在月光皎皎的夜晚，小小儿老是唱起那首《弯弯的月亮》。“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弯弯的月亮下面，是那弯弯的小桥……”每回唱到“歌声随风飘，飘到我的脸

上。脸上淌着泪，像那条弯弯的河水……”你早已泣不成声，泪湿衣襟。是啊，故乡的月亮，今生今世，她那弯弯的忧伤穿透你的胸膛。

哪怕是秋天，落叶的秋天。恋土的情结熟透了，定会在一地金黄的秋色里慢慢发酵，弥漫开去，是那样浓烈飘香。一下，醉了田地，醉了山岗，醉了乡亲。那时，你太小，常跟着一班小伙伴去捡稻穗，每捡着一根橘黄色的稻穗，便要放在鼻子边嗅嗅，一嗅，就感到自己微微地醉了。多年以来，你还是这样，在自己心上总是存放着一个秋天。常常在“三五明月满”时，一个人安然地翻出那一地金黄的秋色，让自己一次次醉倒在故乡的明月中。

一到冬天，你总是希望每年的第一场雪来得早一些。你看着最后一片飘落的黄叶，像一只飞来飞去的蝴蝶，在白雪飘飞的季节里摇曳。扎羊角辫的小姑娘身着厚厚的大红棉袄，一团火一样欢蹦乱跳在洁白的世界里，叫喊着你的名字，是那样的温暖和火热。

于是，你总在聒噪喧嚣的尘世中，想寻得一份清静、平淡和幸福。于是，你总感到世界是多么的阳光，总想象着事情的美好，世人的善良，你总相信美在世间爱在人间。

你就这样在等待中抛洒青春和热血，乡愁如鸦片一样滋长。家人常说，这年代你还这么“绵羊”，这时候你总是缄默，你又想起魂牵梦萦的美丽村庄，那一地的菜花黄，那冉冉升起的一轮明月，那悠悠的小船，那一片飘落的黄叶，那根橘黄色的稻穗……

几回回梦里见到——蜿蜒起伏的

大山，清清凉凉的小溪，长在水田里青青的秧苗，躺在草丛中的憨态大冬瓜，还有老屋檐下飞出的小麻雀和总在村头晒太阳的老黄狗……一壑壑翠谷，一片片绿野，起伏之间，风景如画。几碗简简单单的家常小菜，一杯清茶，一碗米酒，边饮边叙，边吃边谈，就在这饮谈之间，你再一次重温了几时的美好时光：摸田螺，睡草垛，烘火桶，捉蝴蝶，采山茶花……还有那在月光笼罩下的一夜的清凉和舒畅。

其实，不管是穷日子还是富日子，不管是大日子还是小日子，日子尽如流水，你知道只要心中有明月，你的世界里总是月华满地。一个乡字，香了你的世界。乡村，乡俗，乡情，乡音，乡景，乡人，乡思，古朴悠然，令人沉醉。于你来说，这一切不能不说是一种幸福，一种润泽心脾的真正的幸福！

你知道，余光中那隔海相望的乡愁，一点一点打湿了心中的纸月亮。你知道，那不灭的乡愁，那心灵的故乡是你灵魂再生的源头活水，远胜汪洋。

于是，你紧紧地握住手中那只细弱无力的笔，感觉很沉沉，犹如乡民手中那双讨吃的筷子，那柄刨食的锄头。于是，你笔端冒出一阕阕禾苗、一棵棵菜蔬，就像是泥土里生长出来的，嫩绿不断。

是啊，顾影人老清风瘦，望乡草长明月长。

转眼间，你这个小小儿也老了。老到这么一天，你终于懂得——停下就是故乡，明月就是憩园。